

# 红色的心

◎赵大民(河南鲁山)

2000年,初遇马昶红是在鲁山县城的云哥家里。云哥是写文史资料的,马昶红找他自然是找资料的。

他笑着说:“听云哥说过您,您爱好写作。”

“我是农民,就是种地之余爱读点书。”

“我也是农民。”他说着把手伸过来,我握住时,就觉得这手与他的身材一样清瘦,硌人。他又笑了笑说:“我不像您壮实,种庄稼也不中,在城里住,就是打点零工。您爱读书,听说过任应岐没有?”

我说:“知道一点点,不太清楚。”

云哥说:“昶红是研究任应岐的民间学者,都研究十来年了。”

他说:“云哥又开我玩笑了?咱虽然是个农民,但一定要把任应岐的事搞清楚,让人们都知道他是抗日和反蒋的爱国将领。我来给您说说他吧。”还没等我答应,他就说开了。

“任应岐就是咱鲁山人,早年追随孙中山先生参加过平定陈炯明叛乱和北伐战争,当过国民革命军第十二军军长等,1934年5月与吉鸿昌等人组织了‘中国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’,变卖了全部家产作为军需。同年9月他和吉鸿昌在天津被捕,后押解到北

平。同年11月24日,国民党判处其死刑,和吉鸿昌一起英勇就义。吉鸿昌是人人知道的英雄,是革命烈士,可却有传闻说任应岐就义时对着吉鸿昌哭了,是个懦夫。我就是找出真实的资料,还原一个真正的爱国英雄任应岐来……”他说得不停歇,全然不顾别人是不是用心听了。

深夜,送马昶红出门,我和云哥回来,他说:“昶红是条真汉子,只是理解他的人太少。他是附近出名的‘傻瓜’,现在多少人都在想方设法赚钱,就他一门心思研究任应岐,过去几十年的事了,找资料论证谈何容易!”

以后的日子里,有关马昶红“傻瓜”的事越传越广。他有七八十岁的父母要赡养,有一双儿女要抚养,妻子帮一家商场卖东西,赚几百块钱,而他打的工说丢下就丢下,离家寻找任应岐的资料去了。全家谁也花不了他赚的一分钱,父母还要贴钱给他做路费和伙食费。他为了省钱,有时干脆从家里背了干粮。饿了,就啃干馍;渴了,就喝上几口自来水。为了了解任应岐在天津被捕和北京就义的事,他八次北上,就是吃干粮喝自来水,住巷子里和地下室的小店,甚至露宿街头。2009年正过年哩,他听说河南平

舆县有任应岐老部下程耀德的后人,初九就拿着给俩孩子留的学费上了路。适逢平舆大雪,乡下还是土路,他雇的三轮车几次差点翻到路沟里,他只好步行到人家家里。结果,程耀德去了台湾,已经去世,家人对其他事一无所知。他初十又冒雪返回,不仅花了娃的学费,自己也冻出了病,还啥也没有找到……

人们说:“他做的‘傻瓜’事多了,苦了自己不说,还苦了一家人。”

2010年,再次见到马昶红是在他的家里。低矮的房子里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,他的书房里全是历史书,有关任应岐的资料装订成册,有四五百页。我说:“昶红哥,您不敢再瘦了。”他哈哈笑着说:“瘦,证明更健康嘛!放心吧,任应岐的事还没有做好,哥不会倒下哩。”他说着,就给我翻看那些资料,给我讲他天南地北来回跑的事。

“我去天津找到了《今晚报》的老报人王慰曾先生和天津政协文史委副主任方兆麟先生,去北京找到了档案馆的专家,终于找到了有关任应岐和吉鸿昌就义时的资料。当时的《实报》登载二人‘解抵北平’时说:‘出站时,吉作微笑,任亦自若。’《大公报》记载:‘两人仍矜矜持持,与人谈讲过去历史,言语间多魁梧慷慨之词。’我还在《毛泽东文集》中找到了毛主席对任应岐的评价,他在《反投降提纲》一文中说:‘然而,还有宋(宋庆龄)、何(何香

凝)、邓演达等坚持革命,没有叛变。九一八以后,有冯玉祥……有吉鸿昌、任应岐……’这一切都证明任应岐不是懦夫,而是英雄,我还要继续搜集资料,为他申烈。他应该受到我们的敬重,您说是不是?”他热切地看着我说。

“是的。”我说,“昶红哥,您的精神也值得我永远学习。”

他却说:“我不中,我就是做了我应该做的事。”

他的事,依然在传着,越来越多人开始佩服他了,说他干的是有意义的事,说他有一颗红色的心,是红色文化的传承者、传播者。人们说:“你们知道不?昶红又帮冯玉贤老人的父亲冯义亨申报了烈士,还筹钱,找车亲自陪83岁的冯玉贤去江苏祭拜父亲哩。”

2023年正月,我又遇见马昶红的时候,竟发现他的头发比以前黑了,他笑着说:“染的。”

我向他祝贺任应岐申烈成功,以及他刚刚获评“河南好人”时,他拉着我的手,好久没有说出话来。突然间,他的泪水就流了出来,“您不知道,申烈成功时,我大哭了一场,觉得这38年的所有付出都值得了。我一个农民,能被评为‘河南好人’是沾了烈士们的光,我与‘好人’的距离还差得远哩,还得继续好好做人,好好做事……”

我静静地听着他的话,心里羞愧着,也感动着,不由得也湿了眼眶。

深山荡古意,幽篁涤凡尘。

是日,阳光明媚,掠过刚刚抽出嫩芽的栎树枝条,洒下一处处明亮的斑块。黑色的岩石上布满了苔藓,黑黑的,是昨日的记忆;青青的,是刚刚的新宠。

难得的这天、这景、这时节,我和友人驱车来到人迹罕至的一处峡谷。

道路虽然曲折,却是平平整整的水泥路。

路旁栽植的红叶石楠正在抽芽,红红的嫩芽睁

大双眼望着陌生的世界,在绿叶映衬下,像一朵朵红色的花儿。偶有一块靠山的平坦地,遍植竹子,深绿的叶子在春风里摇曳,窸窣窸窣,如人们在窃窃私语。

沿石阶而上,两边的铁护栏已锈迹斑斑,稀稀疏疏的游人从山上走下来,调皮的小女孩头上插着一朵不知名的淡蓝色小花,绽放如小女孩灿烂的笑容。遗憾自己不是抓拍高手,否则必将这相得益彰的美好画面定格。

倏然,轰轰隆隆的声音触动了我的耳膜,使我迅速收回了思绪的风筝。瀑布?瀑布!我和友人同时惊叫起来。

穿过一片栎树林,瀑布的真容一览无余。在阶梯状错落的岩石

上,巨大的水流从天而降,泛着白色的泡沫,以均匀的速度跌向第一个阶地,在此做个短暂的休憩,便又荡开波纹,层层叠叠簇拥着再次跌落。九曲十八弯,最终

在谷底汇合,亲吻着水草,羞羞涩涩流走了。

断崖的缝隙里,一棵大树裸露着根,粗粗细细,纠缠缠绕,扁扁地拥抱着岩石,像人的血管,在有限的土壤里汲取着养分。或许是经年山风吹拂的缘故,

它像老人一样佝偻着,枝条都向瀑布边倾斜,像是在向飞泻而去的水流倾诉着什么。只是流水无情,兀自歌唱着,将自我摔得粉身碎骨。

正凝神间,几声鸟鸣划过天空,抬眼望去,画眉鸟在树枝间追逐嬉戏。弱弱的枝条难以承受它的身体之重,在软软地下落之际,它又迅速地飞向邻近的枝条。细细的枝条瞬间上扬,击打着另外的树枝,便把小鸟惊扰了,扑棱棱飞向远方。

我不愿离开,只想一个人静静地享受这自然的恩赐,但落日的余晖掠过山脊,把怒放的杜鹃花的影子拉长了,掉落在草丛中。

我知道,夜幕即将降临,便寻了来时的路,悻悻然离去。

尽管,依然恋恋不舍。

◎许向阳(河南平顶山)

## 野趣

气清景明,我不由得想起了爷爷。如果在世的话,爷爷该有一百多岁了。爷爷有哮喘的毛病,一入冬就咳得厉害。上世纪八十年代农村的条件还不好,晚上睡觉只有暖热被窝,他的咳嗽才会停止。那时我已经上班了,冬天时,我用我自己的工资买了“哮喘朋”,尽量让爷爷咳得轻一点。

爷爷是个知识分子。因为家穷,读书是其岳父赞助的,上了十多年私塾。他文采好,书法更好。

我的第一个奶奶二十多岁就因病去世了。第二个奶奶是蒙古族人,她是元朝征战后留在内地的蒙古将士后裔。过去,蒙古族与汉族不通婚,据说我爷爷当年求娶时在族内还引起了一些争议。而现在,除了丧葬制度有别,他们已经融入我们汉族的大家庭。

在我的记忆里,爷爷个子不高,身材瘦削,文雅和蔼,爱好读书和抽烟。我从本家一个长辈那里得知,爷爷是因为分家才从部队回来的。

听爷爷讲,孙中山先生在北京去世后,其灵柩运至南京的途中经过徐州,那时他所在国军的一个师在此负责保卫。爷爷文化素养高,一直跟着师长做文字秘书。自从回到老家,爷爷就再也没回部队。

我是长孙,爷爷对我期望较大,经常让我练毛笔字,闲暇时给我讲历史故事。记得那年是恢复高考的第四年吧,语文卷子有一题是一段古汉语翻译,

内容是张良拾鞋。《史记·留侯列传》记载了这个故事,爷爷不止一次给我讲过,虽然在语文课本上没有学过,但我翻译起来得心应手。我一直喜欢历史、文学,想来与儿时的耳濡目染不无关系。

今年清明节,我把自己养了多年的迎春花栽到了爷爷和两个奶奶的坟头,并写下了

这首《忆故人》怀念他们:“清明时节雨纷纷,凉风凄楚忆故人。种下一棵迎春花,花开花落不忘恩。”

## 我的爷爷

◎卫鹤龄(河南平顶山)